

目 录

序	龙久元 (1)
记先祖田兴恕 墓事	田景阳 (1)
吴自发传	吴家勋 (8)
三潭书院	张宗玉 (11)
三潭书院瑣记	吴庆烈 (17)
我所知道的竹庐书院	吴家勋 (18)
吴自烈传	吴家勋 (21)
吴典午等四人传	吴家勋 (23)
朱茂芸传略	杨晓春 (26)
田兴奎咏朱茂芸的三首诗	杨晓春 (28)
朱树藩传略	杨晓春 (29)
朱树藩及其家事	田丹阶 (30)
辛亥革命中的安定超	杨晓春 (34)
记游侠田少峰	揭伯屏 (36)
我跟随杨熙绩的经过	梅雨亭 (40)
回忆黑旗大队	张席珍 (46)
我在黑旗大队	吴胜智 (50)
陈渠珍的经武学校	吴家勋 (53)

忆凤凰三十年代军事体育·····	刘建威 (56)
凤凰县籍国民党将官录·····	吴曦云 (59)
一二八师嘉善抗战经过·····	唐国钧等 (74)
血战嘉善后的一二八师·····	唐国钧 (79)
记先父顾家齐·····	顾远扬 (87)
截杀顾家齐前后·····	田雍儒 (91)
关于暂五师的回忆·····	杨晓春等 (97)
任暂五师师长参加长沙第三次会战·····	郭汝瑰 (125)
暂六师概况·····	龙培生 (130)
桃源兵叛事件·····	田 亨 (133)
暂六师在株洲·····	龙长春 (134)
参加两次长沙会战的回忆·····	龙瑞祥 (135)
田君健传·····	杨晓春 (137)
跟随田君健见闻·····	姚 荣 (140)
同田君健相处的回忆·····	田仲植 (147)
七十七师和庄被歼回忆·····	杨晓春 (149)
在十九师抗日的回忆·····	石本昌 (153)
忆抗日青年吴志洪·····	田丹阶 (154)
“自卫军”组成经过·····	张席珍 (159)
凤凰和平解放·····	滕建庚 (161)
凤凰地方常备队概况·····	李大明等 (167)
回忆苗族联谊会·····	龙再宇等 (172)

吴幼侠对联谊的交代·····	滕代秀 (176)
关于联谊会的回忆·····	吴熙甲 (177)
记解放前后的三件事·····	龙瑞祥 (178)
凤凰解放前教育概况·····	曾圣强 (182)
祭龙骥先生·····	吴典午 (203)
龙骥先生轶事·····	吴庆烈 (205)
一九二一年凤凰大旱·····	金远声 (207)
川军过境·····	杨晓春 (209)
“马日事变”前后凤凰见闻·····	曹儒臣等 (210)
龙再兴抢劫得胜营·····	田 亨 (213)
回忆我县中医事业·····	王利生 (221)
解放前凤凰商业拾零·····	裴庆光 熊良忠 (223)
凤凰万寿宫纪事·····	裴庆光 熊良忠 (229)
龙明寿与龙凤庵·····	龙绍英 (231)
剥皮树真象·····	龙绍英 (234)
田儒礼其人·····	田 亨 (236)
田儒礼的末路·····	吴家勋 (240)
李宗祺纵警抢劫·····	龙瑞祥 (242)
《凤凰民报》事略·····	田力夫 杨晓春 (245)
编后·····	(248)

记先祖田兴恕轶事

田景阳 *

（按：关于田兴恕的一生，龙正炽同志撰有专文，题为“放牛娃青云直上当提督”，刊于《湘西文史资料》第二辑。）

我家祖公本是居住在凤凰县麻冲乡麻冲寨的苗族人，到了宏忠公手里，因为穷，他就与廖氏祖太婆迁到竿子坪乡木林坪村长潭居住。宏忠生祖良，祖良生宗然，宗然生庆和，庆和公生先祖田兴恕。听家父的保姆讲，咸丰九年（1859年）先祖率军解除宝庆（今邵阳）城危后回师贵州时经过凤凰，乘在凤凰停留的机会，他三更半夜跑到麻冲去挂坟。家父的保姆姓铁，甘肃人，我小时叫她“铁伯伯”。铁伯伯讲先祖怕别人知道他是苗裔，才在夜里带着心腹家人去给祖坟烧纸烧香。就在那年9月，先祖奉旨由安义镇总兵署理贵州提督。我家祖坟在麻冲“八仙过海”（地名）的坡顶上。1947年我在凤凰县政府当主任秘书时，有次到岩板桥吴祚吾家吃酒，下麻冲族人派轿子来接我回去挂坟，那次在田昭迪家住了一宿。又一次是上麻冲族人派轿来接我母子俩一起回去挂坟，我们在麻冲住了几天，才由豹子洞这边返回县城。临解放时我还到过一次，在

● 田景阳：凤凰县沱江镇人，苗族，现年74岁，县政协委员。

上麻冲田应江家里住了好几天。

先祖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出生在木林坪，他有个哥哥叫田兴甲，比他大六、七岁，母亲姚氏是强虎哨人。庆和公早逝，先祖十二、三岁就给人家放牛，因孤儿寡母遭人歧视，姚氏太婆才带着先祖与他哥嫂搬到凤凰城北郊搗草坡的“餉兵庙”居住，靠在亭子上卖粑粑和草鞋糊口。姚氏太婆去世时，兴甲患痲病下不得床，由先祖和他嫂子用稻草把她裹起，在一个秋风冷雨的黑夜里胡乱埋在一个水牛滚澡的泥坑里。田兴甲29岁病逝，遗有一子名田应龙，号雨卿，后来随先祖到贵州某地做八品县官。他两叔侄的年龄只差10岁左右。有一年左宗棠的驮马在田应龙的防地被匪盗抢劫，田应龙无力追回，先祖只好用他在长沙购置的房屋赔偿。先祖过世后，田应龙还在贵州做了十几年官。我这位堂伯有个儿子叫田景筑，我叔父田应诏当湘西镇守使时，田景筑曾任监印官，他1934年病逝于凤凰。

先祖身材瘦小，生性好玩，从军前进城卖马草时总爱与一般顽童滚钱。有一回他把一担马草放在朱家大宅的门口，同别人在旁边滚铜钱消遣。这朱家是名门，曾有人做过知府。朱小姐回家时见门口有一担马草，便数落了先祖几句；谁知他竟这样回敬朱小姐：“你不要凶火，等我当官了一定要讨你做嫁娘。”咸丰六年(1856年)先祖因战功官至总兵，获尚勇、肇勇两个“巴图鲁”(满语勇士)称号。在带兵入黔路过凤凰时，先祖闻知比他大两岁的朱小姐尚未出阁，就请驻节凤凰的镇道两位大员做媒，娶朱小姐为妻。婚后一个月左右，先祖即入黔征剿太平军。后解除黎平郡危厄，收复古州、下江、永州等城池，就任古州镇总兵。

先祖未满16岁就从军入镇标，跟随乾州参将郑少良开到

长沙同太平军作战。就象苗族俗话讲的“穷人不惜命”，先祖戎马一生，辗转湘、鄂、赣、粤、黔诸省，历经数百战，总是奋勇当先，从来不晓的贪生怕死。咸丰二年（1852年），他随标队防守天心阁，时太平军久攻不下，欲打地道埋火药炸开天心阁城墙，头领闻风后要人出城侦探太平军从何处打洞，先祖自告奋勇出城打探。他拼死探明情况后，清军即由城内打洞接通太平军的隧道，用湿棉絮堵死它，打破了太平军的计划。先祖因功得到巡抚骆秉章发给的五十两银子赏钱后，当夜即去与别人赌博。赌徒欺他年小，蓄意抢骗他的那锭银子，把他打昏摔在城墙脚下。长沙知县王宝琛巡夜时发现先祖，查看腰牌才知他就是当天通报受赏的田兴恕，视他尚有鼻息，就令人将其背回县衙。第二天，王宝琛写了个禀帖，把先祖送到抚台衙门去。那时，左宗棠给骆秉章当师爷，大小事骆全由他作主。就在那天早晨，骆对左说，讲昨晚梦见老虎跑上大堂，左圆梦说今天怕要收虎将了。骆半信半疑，左却传谕：今天无论何人求见都传进来。及至见到先祖那般瘦猴模样，骆秉章大失所望，左宗棠认为人不可貌像，就收留田兴恕在抚台衙门当武巡捕。后来浏阳告急，左宗棠要先祖招集散兵游勇前去救援。先祖招的一百多兵丁，多半是凤凰人，左宗棠给这支部队命名为“虎威营”。自从解除浏阳危厄之后，先祖带着这支队伍转战鄂、湘、粤、赣、黔五省，所向无敌，于是他的部队又被命名为“虎威常胜军”。因为虎威常胜军的骨干是湘西人，湘西那时称“镇竿”，所以它被称为“竿军”。竿军是湘军中以骁勇善战著称的部队。在我少年时，有些年老衰迈的原竿军兵丁常来我家讨饭，我看见他们左臂上刺有“虎威常胜军”的字样。

清季咸同年间，凤凰有许多人靠替朝廷卖命镇压农民起义

而升官，当到提督的有两人，当到总兵的6人，副将9人，参将14人。跟着先祖发迹的武将有杨岩宝、沈宏富、刘祖成、田连考等人，文官有杨梦岩。

杨岩宝是凤凰铜钱坡人，身材高大。我小时他常来我家玩，来时倘若碰到我在读书，他忙说：“不要读书，不要读书，读书没有用场。我同你爷爷他们从不读书，还不是同样做官，人全靠拚的命就行了。”他一来就跟我摆过去打仗的古。有次打仗时他张口打个喷嚏，碰巧一颗火炮打出的铁丸射入他的口中，将他噎死。杨临终前央求沈宏富、刘祖成买付匣子安葬他。刘祖成力气忒大，提起杨岩宝双脚朝匣子里丢，谁知杨被猛摔一下而吐出铁丸活过来了，直到70多岁才死。太平军围黎平城时，先祖叫杨岩宝率兵解危。杨在下半夜的睡梦中被叫醒，看了札子后立即光着身体上马出兵，听差提醒他说：“军门大人还未穿衣服喃”。杨说：“怎样来的就怎样回去！”说罢就率先飞驰黎平。咸丰九年（1859年）杨岩宝任古州镇总兵，督军征剿归化、定番、贵阳一带，协助先祖平靖贵州省。黔省安定后，杨岩宝既告假解官回籍，调理多年征战而成的劳伤。

沈宏富系沈从文的祖父，是同先祖一起跟随乾州参将郑少良出去的。他后来获“才勇巴图鲁”称号，官至云南昭通镇总兵。

刘祖成是凤凰水打田人，也不读过书。有次作战时先祖被杀伤后倒在冬水田里，刘为了救他被刺中两枪，肚板油都露出来了。先祖见状失声痛哭，刘反而安慰他不要哭，说只要救出大哥我们就有办法了。刘祖成官至参将，获二品顶戴，记名提督，暮年解官回水打田闲居。有次刘戴着斗笠在河边钓鱼，凤凰厅知事下乡巡视，鸣锣开道，他坐在那里不动。县官讲本堂

从这里路过你不回避，该打屁股。刘说我的屁股你是打不得的。县官知道他是刘大人后，反而向他赔罪。刘祖成活到80多岁才死。

田连考是廖家桥八斗丘人，咸丰元年（1851年）入伍，随先祖转战五省，咸丰九年（1859年）官至参将。先祖到了甘肃后，田连考也跟着去了甘肃，同治七年（1868年）奉命赴新疆征剿，后驻军甘肃，直到先祖去世后，他仍在甘肃统领防军。

跟随先祖的武将中还有一个叫罗孝廉的，是益阳人。罗的力气最大，起先打虎威营大旗，作战时不用兵器，就用大旗打人、卷人，一次可以卷三、四个。罗孝廉后来也取得记名提督的资格，他曾经系统地口述跟随先祖征战的经过，由先父田应全记录成书。这部回忆录我曾读过，后来遗失了。

先祖小时不曾读书，24岁因军功从安义镇总兵提升贵州提督并诏授钦差大臣时，仍不通文墨（25岁又兼任贵州巡抚），文牒庶务诸事，全由几个凤凰人帮办。军饷粮草原来是木林坪田××帮办，后由李肇趾接办。田某因犯克扣军粮律被先祖斩首，其遗子由先祖抚育成人，后来在我屋当管家。李肇趾是李振军的祖父，与先祖是姨表亲。替先祖掌管文书的是凤凰大文人杨亚林的儿子杨梦岩。杨亚林那时颇有名气，住在北京，先祖进京办事就在他那里下榻。一般人认为杨亚林的文章极难懂，因此凤凰有句歇后语：“杨亚林的文章——难言也。”

杨梦岩原系书生，聪明强健，咸丰五年（1855年）随先祖征剿江西时显露锋芒。他资兼文武，除了担负文牒参谋事务外，临战还要带领亲兵冲锋陷阵。咸丰九年（1859年）杨梦岩因深得大帅赏识官至知府。同治元年（1862年），杨受命征剿思南荆竹园，被数万苗汉青莲教军围攻，弹尽粮绝

后自戕身亡，终年40岁。

在咸同年间崛起的风凰籍武将中，除跟随先祖的几位外，对于张文德、刘士奇、滕加洪三人的故事，我亦略知一二。

张文德是大塘人，小时家贫，父亲过世后随母下堂到文家，取名“文龙德”。咸丰三年（1858年）随镇标在长沙与太平军鏖战，后转战湖北、江苏、浙江、福建、安徽、贵州、云南等省，同治元年（1862年）被清廷赏翼勇巴图鲁，授贵州镇远总兵，这时归宗改为“张文德”。张文德攻南京打开王府时抢了一张紫檀木镶玉石的太师椅子，后运回大塘。据说这椅子冬暖夏凉，是件宝物，六月天把猪肉放在上面也不会变臭。同治六年（1867年），张文德由云南回师贵州，署古州镇总兵，后受命署理贵州提督。

刘士奇是水打田乡人，本名刘癞子，咸丰四年（1854年）正月间玩年到城里跳茶灯，碰到镇标招兵，他穿着戏装也去报名。招募的问他叫甚么名字，答曰“刘癞子”，又问这算不得正名，要报个书名。刘说我哥哥叫刘士奇，他已经死了，我就用他的名字好了。咸丰五年（1855年）刘士奇归入淮军行列，转战浙江、江苏、河南等省。打开扬州王府时，他讨了个王妃做小老婆。同治七年（1868年），刘士奇官至古州镇总兵，统领七营湘勇，他将朝廷历年欠发的饷银42,527两捐献，使朝廷准许凤凰厅每年增加文武学额三名。他最后死在四川建昌镇总兵任上，奉旨赐葬，灵柩还乡时沿路有人招待。

滕加洪是凤凰岩脑坡人，少年时家里贫穷，打谷时到池塘坪（现汽车站一带）拾遗穗，被田主把竹篮抢去，挨臭骂之外还遭一通拳脚。咸丰年间滕加洪转广西、湖南、湖北、江西、贵州等省，同治六年（1867年）叙功署沅州协副将。滕做

官后便把池塘坪一带的田都买了，秋收时敞开让人来拾禾线。

因杀洋人的“青岩教案”，先祖于同治四年（1865年）被朝廷发配新疆，永不赦免。他带着一队亲兵走到陕西秦州时，因西北少数民族拥兵起事，道路梗塞，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便奏请朝廷，让先祖留驻秦州协助他办理军务。逗留甘肃的几年中，先祖一直读书，他专门请了一位姓袁的阔学作老师。后来，他不仅粗通文墨，还能做诗填词。他著有一本诗集题名“镇生诗草”，我曾读过，解放后也遗失了。因镇压西北少数民族有功，先祖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被朝廷赦罪，释放回籍。

在凤凰闲居的三年中，先祖出资聘请文人重修凤凰厅志，续田氏家谱，兴建慰忠祠；镇道大员与地方乡宦时常来拜望他。杨岩宝的年纪比先祖大，他经常来我家作客，这时仍然受先祖管制，多次被罚跪。有一回杨岩宝正跪在院子里，适逢镇竿道台杨翰来访，杨翰向先祖说情，先祖考虑到杨岩宝不起乘杨翰不便就坐，这才叫他起来。光绪三年（1877年），我祖父因历年作战所受的创伤发作，病逝于家，终年41岁。

先祖有三子一女，发妻朱氏无生育，三子一女都是小妾所生。长子因乘船去长沙会考，在青浪滩翻船被水呛伤，回家后无法治愈，不久夭折，时年17岁。二子田应全即家父，三子田应诏。因家父、叔父是老二、老三，他俩留日转来后都蓄着小胡子，于是凤凰人背地称他俩为田二胡子、田三胡子。我的嬢嬢叫田应弼，长大后嫁给熊希龄的弟弟熊希靖。1905年熊希靖去日本留学，她于第二年也只身东渡扶桑，在日本留学三年，学习手工技艺。田应弼是凤凰县第一个出洋留学的女子。

（吴曦云 整理）

吴 自 发 传

吴家勋 *

吴公自发，别号诚哉，苗族，道光十四年（1834年）出生于凤凰县板参寨（汉名沙坪）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父名吴秀正，母名龙妹沙。自发年幼时，由于家境不佳，父母便携其迁居得胜营（今吉信镇），在万寿宫背后开辟一块荒地，种菜为生。自发13岁时，父亲便去世，由其母亲含辛茹苦地抚育成人。

自发的母亲龙妹沙虽是一个不识字的苗家妇女，但勤劳贤惠，待人接物极有分寸，深得邻里赞誉。自发任镇远知府时，曾接母亲到任所小住。因当时官家推崇小脚，而苗族却无此陋习，为顾全体面，自发到驿亭外迎接母亲时，便至轿旁轻声提醒她把那双天足缩到轿内去。其母当即训斥他道：“天生的脚投有什么丑，如果你为官不正，我才背上教子无方的罪名”。自发对此，不敢违逆。自发母亲在镇远小住的一月中，谢绝与地方士绅乡宦交往，只留心儿子的政声，当她了解到自发为官清正后，便放心地回转得胜营老家，仍过恬淡的农家生活。因此，自发为官之所以廉洁奉公，政续卓著，与她母亲的教诲是分不开的。

吉信万寿宫侧有一馆私塾。自发儿时随母亲上街卖菜回家

* 吴家勋，凤凰县三板桥乡板参村人，苗族，现年73岁，退休教师。

经私塾时，总要逗留在窗外窃听塾师讲书。塾师见自发聪明而有悟性，且有志于学，便要他母亲送自来馆就读。经他母亲说明家境困难，无力交纳学钱的原委后，塾师便免费收自来入馆。由于家境较差，自来白天读书，晚间常与二三青年上山打猎，所获山羊狐兔之类上市出售，因而母子生活也就稍为改善。由于他文武兼习，到了20来岁时，已是魁梧健壮，声音洪亮，捷步过犬，在青年中很有号召力。

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贵州铜仁青莲教聚众抗粮“闹事”。一月之内，攻陷黔东北六府厅县，并挥戈直向湘西沅、晃、凤、绥等地。镇竿镇总兵文安，辰沅永靖兵备道翟浩，因饷乏兵虚，报请清廷发饷募勇，充实兵力，据隘严防。得胜营举人吴自烈，乃自来堂兄，系负有重望之乡绅，应翟浩之召，募乡勇抵御青莲教军。自来便慨然与吴自烈之子吴朝凤一同入伍，在自烈的指挥下，率领乡勇与教军鏖战，时年21岁。自烈所部先后在厅属廖家桥与厅城东郊之沙湾以及凉水井等地，配合绿营兵夹击教军。自来生性勇猛，处事果敢，每战必身先士卒，致重挫教军，由是深得自烈信赖。此时教军已死伤逾半，便撤回铜仁。是年12月，教军再次进攻凤凰营（今黄丝桥），自来又佐自烈率部在亭子关一带阻击。击溃教军后，自烈所部进剿贵州。咸丰六年（1856年）9月，镇竿之兵在黔东北对教军进行全面扫荡，自烈与自来从左翼进攻路溪一带。咸丰七年（1857年）3月，黔东北基本安靖。湖南巡抚骆秉章，奏请朝廷根据援黔战功，奖励随军官兵，授吴自烈为西路军统领，继续进剿教军残部。但自烈原为一介书生，又已年过五旬，不惯军旅生涯，加之其子朝凤受重伤，遂将所部悉交自来统领，自己则蛰居故里。自来时年23岁，便统率3800乡勇，进剿黔东。

在荒僻的少数民族地区，自发赈抚兼施，将部分人马留住玉屏、天柱一带，协同当地苗民开荒育林。这样，既可以收容并安置投诚之教军和无家无业的流民，使地方安定；又能够通过屯垦来充实军需。经过六、七年，战事完全平息。自发部下的许多士兵不愿回湘，便留在天柱县继续经营60里的林地。清廷曾敕封该林为“吴公林”。民国时期，御赐林碑犹在该地。从前只要天旱饥荒，我们这一带的穷苦苗民许多就到“吴公林”一带去烧炭糊口。因为留居天柱的士兵中许多系苗族子弟，加上当地的其他人对自发的乡亲也格外热情，所以苗族的一些穷秀才或不得志的读书人，也去“吴公林”开办私塾学馆。晒金塘的吴世达和沙坪的龙茂荣，就在天柱笔耕一世，直到白发苍苍方回本籍。

同治三年（1864年）自发因功升任镇远知府。他为政严明，致使地方清平，人民安居，深得当地百姓拥戴。

同治六年（1867年），自发擢升贵东兵备道。此时朝廷补发历年拖欠的军饷，因原来从征的兵丁不是阵亡就是退伍后下落不明，这补发的巨额欠饷已无处发放。自发忖念到自己幼年少读诗书，致无功名，便有为家乡兴办教育的愿望。同治十一年（1872年），自发从补发的军饷中拨出白银8万两，令心腹家丁押回原籍，列请家乡士绅修建“三潭书院”与“竹庐书院”，以培养家乡子弟。同时，又在乌江上建造一座铁索桥，以利两岸交通。并在沅州府（今芷江）修建考生会馆，供凤凰厅适应府考的生员餐宿。他还号召本族同胞移风易俗，不要举行耗费巨大的椎牛祭祀，以便集中物力发展生产。还多次致书凤凰厅同知官长，望其劝阻苗民椎牛，革除陋习。

自发曾两任贵东兵备道，加获布政使衔，镇居贵阳。光绪二十二年（1886年）病逝，享寿62岁。部属遵嘱将其遗体

运回板参，葬于岩科寨地。自发生前曾受钦赐花翎与黄马褂以及最勇巴图鲁称号，身后诰封为光禄大夫，追赐为内阁大学士。其祖吴长福，父吴秀正诰封为荣禄大夫；其孙伦徽（又名典午）世袭为四品兰州知府。并在自发任知府之地镇远，敕建“吴公祠”一座，以表彰自发之政绩。

（吴曦云 整理）

三 潭 书 院

张宗玉 *

我是吉信人，抗日战争时期曾在三潭书院任事。现就记忆所及，将耳闻目睹的关于书院的一些情况叙述于下。

一、书院的兴建

同治十一年（1872年），时任贵东兵备道的吴自发，从无处发放的阵亡将士薪饷中拨出白银8万两，令心腹家人王某（佚名，系吉信王连祥之祖父）运送回籍，要地方父老接镇远道府绘制的蓝图，在得胜营（今吉信镇）和沙坪各修一座书院，以造福桑梓。

王连祥的祖父受命之后，即携带一部份银两、图纸与吴自发的委托信，风尘仆仆地赶回得胜营，交与地方官绅。接着，他往返于镇远、得胜营十余趟，才运完8万两白银。

* 张宗玉，凤凰县吉信镇都吾村人，现年75岁。

接吴自发之托，杨某（佚名，系吉信杨星阶之祖父）全权负责三潭书院的工程事务。杨曾任浙江奉兴县知县，解职后闲居得胜营，无意仕途。他为人精明干练，善理财务，因此吴自发请他负责兴建书院的全盘工作。杨对雇请工匠、预备材料、按图施工、查点验收以及购置院产等诸般事务，自始至终都全力以赴，熬费苦心。

得胜营为右营游击驻地。时任右营游击的田宗荣（凤凰厅人），也受吴自发之托，协助书院的兴建。田宗荣除了尽力作好维持秩序、看管建材、调解各方面关系等工作，以保证工程顺利进行外，还与当地士绅募捐资金，以防不敷。

后人因吴自发、杨星阶的祖父、田宗荣等三老对书院的兴建有功，便在书院的后殿增设三老神堂供奉，以铭记他们的功劳。

书院落成，得胜营的官绅请吴自发命名。吴念及该书院系用阵亡官兵的饷金建成，旨在为交通闭塞、文化教育落后的苗乡培养人才，以慰殒命将士的在天之灵，补己之过，便题为“新吾书院”。光绪六年（1880年），吴自发归里省亲，曾到该书院所探望。见书院位于得胜营城堡外西南侧的一座山麓上，东面为凤乾商旅要道，西为绕山麓东流的万溶江。万溶江源于拉斗羊，夹岸岩石嶙峋，水流急湍，可流至书院所在的山麓脚下与冷水溪会合时，则水流平缓，形成三个碧潭。人们依其形势，山上而下取名为漆树潭、杨柳潭、罗布潭。伫立书院则三潭在望，秀丽的景物尽收眼底，令人心旷神怡。身临其境，自发觉得“新吾”二字未能言其志，便将它改为“三潭”，意为愿山川之颖秀钟于书院学子，使家乡人才辈出。

三潭书院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落成。竣工之后，杨星阶的祖父将剩余银两全部购置良田，得二百余亩作院产

（俗称学田）。学田全部佃给当地农民耕种，年收净谷450担。由于院产丰富，后来经地方父老公议，由吴（吴自发之孙吴典午）、杨（杨兴阶）、蔡（佚名）三家组成保管董事会，吴为董事长，杨为监督核算，蔡为收支出纳。

王连祥之祖父被安排作院工，在书院居住。其全家生活费用，全由院产开支，以酬其当年往返运取银两之奔波辛劳。这种酬劳福及子孙，人多称善。

二、书院的概貌

三潭书院的入门处，在得胜营碑亭坳凤乾大道左侧。从这里登上十级整齐的青石岩坎，则是用青石与青砖修成的横式牌坊。牌坊下为方门，门上有一横额，上书“三潭书院”四个端正醒目的大字。入方门左转为三丈平坦道路，尽头向右即十三级岩坎；再有三丈平路，又是岩坎十三级，接着是头门楼。该楼为飞尾式，门口有两个大圆形花坛，一植金桂，一植银桂。头门两边之墙呈八字形，两侧用青砖直砌到顶，前后四角，均板装鳌头，上面用白灰框边，并绘以彩色花卉。两扇大门与直栋横梁，皆用油漆渲染。

进入头门，从坦途直到书院的正院。正院为三层阁楼。底层分三大间，正中为中堂，乃教师点教口授之所。中堂前装六合门，门饰为木雕的方格梅花图案，天楼绘有彩图，地板整齐划一。东西两斋为课堂，乃生童习作之室，每斋可容纳生童40余人。中层供生童住宿，东西两面配有回廊，回廊两端檐角高耸，檐流直下。顶层为藏书之阁。楼面向南北倒水，中冒尖顶，四角突现檐牙。

正院后有房舍三间，为教师卧室。两者间有坪约宽二丈，坪内铺以青石板，坪两档砌有围墙，墙中均开圆门。出正院中

门，便下十二级岩坎，是与正院平行的土坪。坪边沿筑白色围墙，坪内植满苍松翠柏。

在头门楼左，修有房舍三间，乃王连祥之祖及家小住房和书院厨房。在西南向的围墙外，修有厕所一间。整个书院之空坪，均用卵石嵌面。正院东角的小坪，栽有四时花卉。

三、书院的教学

三潭书院成立之初，是何人主持讲学，现已无法查明。仅据先辈讲述，始知龙骧与田瑶阶二先生曾到书院任教。龙骧是得胜营满家坨人，苗族，清光绪年间举人，学识渊博，德高望重。从其攻读的有肖选卿、席良臣、田云帆、田锡九、唐富僧、唐铨生、张宗藩等人。他们都曾在清末时期考取过秀才。肖选卿、席良臣、田云帆等，后来相继到书院任过教师，并从政当过县长。由此，三潭书院的盛名遍及邻县远邑，各地学子慕名就学的接连而至。乾州（今吉首）、泸溪两县邻近生童，多进入三潭书院攻读。他们在赴府厅科考时，还须三潭书院取具证明。可见三潭书院也得到府厅的信赖。

三潭书院院舍宽广，设备较全；特别是院产收入多，物质力量雄厚。对博学多才之士，以最优厚的薪俸延聘，并对其较困难的家属，还全力照顾。对在院攻读而家境又贫穷的生童，由院产项下供给其餐宿和书籍文具以及灯油等费用。生童学成赴府厅科考的，还发给旅差各费。同时，书院还设置多种奖学金。为课业奖、佳作奖、优等奖、超前奖等。以鼓励生童奋发学习，力图进取。

书院设置的课程，除适应当时科考的八股、策论、制艺与试贴诗等必修课业，还设置时论并兼习西学等选修课。使生童既有专业，又有选择，力求博学多用，诚正扎实。